

問：設計從深層次來講體現的是一個人的價值觀，從“例外”到“無用”，你的價值觀和所關注的問題有什麼延續和變化？

答：價值觀並不會變化，只是日漸明晰，在價值觀上二者並無沖突。例外是為日常生活穿著而準備，而無用更偏重於精神價值的探索，更關注我們所在的世界，是我永久的修行之路。

問：你一直強調，衣服是情感的傳遞和表達，“無用”所要傳遞和表達的情感是什麼，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？

答：對人——全世界的人，真正發自內心的關愛。通過作品的呈現而不是語言來表達。

問：手工制作與這種情感傳遞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可否舉例詳談一件“無用”品牌服裝的誕生過程？

答：心手相連，心到然後手到。不知道怎麼說這個過程，誕生往往是短暫的，但孕育是漫長的。

問：“無用”有一種破土而出的歷史感，而在巴黎 Joyce 的畫廊布置展覽時，你往展廳地上的泥土裏撒下種子，讓它慢慢長出小草，又像是一種新生。這是一種有意識的對照嗎？是對時間感的強調？“時間”在你設計的衣服裏承擔著什麼作用？

答：我關心“生命”遠遠超過“時間”，小草在一個多月的展期裏剛好經歷了一次生命的循環，從萌芽到破土到郁郁蔥蔥，最後到衰退，死亡。好像人的生命一樣，循環的認知對生命非常重要，萬物源於土地，又終歸於土地，時間只是我們用來計算有限生命的工具，在宏觀的循環往復中，時間並不存在。

問：在中國鄉村的旅行給你很多靈感，具體是什麼樣的經歷、什麼樣的見聞和故事打動了你，促使你思考衣服與情感、時間之間的關係？

答：旅行中的收穫是讓你了解與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活法，一些與時裝無關的人的生活，這會讓我不會局限在一個狹隘的視角來感受生活，了解到這個世界是如此豐富。

問：在你看來，“情感”是否也是一種在一味強調速度的時代被忽略掉的“無用”？

答：是。除了情感，傳統，用心，精神價值，閒適，故事，趣味，平靜，清潔的空氣等等很多都成為為速度付出的代價。

問：你怎樣看待“時尚”？時尚界不斷的喜新厭舊和你的價值觀有沖突嗎？

答：我的創作不屬於時尚，我對時尚沒什麼興趣。當然沖突，我是喜舊厭新。

問：當今時裝界是否也有向傳統工藝、向自然回歸的趨勢？

答：我不大清楚，即使有也是潮流所至，算不上是心的回歸。

問：你覺得時裝界在對傳統和環境的保護上，應該怎樣承擔起自己的責任？

答：責任來自於自覺自發，不存在外加的責任。與其說時裝界的責任，不如談談社會中“人”的責任，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承擔這些責任。

問：“無用”新的系列會在什麼時候發布？與之前相比，有什麼更深入的表達？

答：7月的巴黎，讓作品說話吧！語言在作品前應該感到無力。